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有限理性的本质辨析与价值之争及其理论意义

作者：刘永芳

第一轮

谢谢给拙稿修改的机会！以下对审稿专家修改意见一一回应，并按照专家意见对文章做了修改。在回应审稿专家的问题之前，请允许我对撰写该文的缘由或初衷做点交代。该文缘起于：

（1）在长期阅读有限理性文献、翻译相关著作和开展相关研究过程中，深感目前关于这个概念的理解和诠释尚存在很大的歧义和不一致，不同的研究者似乎都从 Herbert.A.Simon 原始的“有限理性”一词中解读出了不同含义，随着这个概念的演变，越来越偏离了 Simon 提出这个概念的原意、初衷或思想本质。Simon 提出“有限理性”概念的本意是基于心理学的事实（也针对和考虑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流行的理解）重新界定理性，并无对理性做好坏优劣判断之意。为避免误解，他特意选用了“bounded”一词，而非“limited”。在随后的研究中，有人看到了这个术语中的“有限（bounded）”一词，贬低人的理性，也有人看到了这个术语中的“理性”(rationality)一词，为人的理性辩护，比较偏多的是前者。由于二者均有将“有限理性”包含的双重含义拆分开来、顾此失彼之嫌，造成了领域内概念使用的混乱，也造成了领域外和现实中颇多的曲解和误用，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辨析(Gigerenzer,2016; Kahneman,2003;Grüne-Yanoff,2007)。

（2）通过钻研该领域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文献和著作，深感他们都有跳出心理学去审视心理学问题（包括有限理性问题）的特质，有强烈的用心理学基础理论和研究成果理解和解决不同领域社会现实问题的情怀或抱负，没有固守“有限理性”乃至心理学的阵地或象牙之塔而自说自话，鼓励我跳出狭义“有限理性”来重新审视和思考有限理性。

（3）更直接的缘由是，在阅读 Simon（1955,1956,1957）早期著作时发现，他曾追溯理性概念的哲学和历史渊源，特别是，Gigerenzer(1999)将发端于当代认知心理学的有限理性研究视为人类历史上继文艺复兴的“概率革命”之后又一次理性观的革命，看到了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及其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引起我从历史和哲学背景上思考和阐述有限理性

研究理论意义的兴趣。

文章的初衷在于，心理学中的有限理性概念和研究既割不断跟哲学、经济学中理性概念和研究的联系，也不应该隔绝与这些学科的联系。心理学的有限理性研究已经有近 70 年的历史，无论在理论观点、方法论、方法和科学发现上均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已经到了可以和应该加以理论概括和总结的时候，这样的工作不仅有利于该领域研究在心理学中的深化与发展，更有利于心理学理论和成果向相关学科和实践领域的延展，产生更大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Gigerenzer, G., Todd, P. M., & ABC Group. (1999). *Simple Heuristics that make us sm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igerenzer, G. (2016). Rationality without optimization: Bounded rationality. In L. Macchi, M. Bagassi, & R. Viale (Eds.), *Cognitive unconscious and human rationality* (pp. 3-22). Cambridge, MA: MIT Press.

Kahneman, D. (2003). Map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Psychology for Behavioral Economic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5), 1449-1475.

Grüne-Yanoff. (2007). Bounded Rationality. *Philosophy Compass*, 3(2), 534-563.

Simon, H. A. (1955).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9(1), 99-118.

Simon, H. A. (1956).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Environ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63, 129-38.

Simon, H. A. (1957). *Models of Man*. New York, NY: John Wiley and Sons.

.....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该文选题有理论价值。作者系统论述了有限理性观的历史由来、本质含义、理性有限原因、理性观相关学术争议、有限理性观的价值意义等内容。行文流畅，有个人见解，对相关领域读者有启发意义。建议修后发表。几点建议：

回应：谢谢您对拙文的肯定！您给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大大有助于文章的进一步完善。

意见 2：“理性”概念的科学内涵是什么？判断理性与否或理性程度的标准通常是什么？有哪些？可进一步厘清。

回应：确如审稿专家所说，要想澄清“有限理性”的科学涵义，需要厘清“理性”的科学涵义及其判别标准。目前文中的“1.2 究竟什么受到了限制？”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限于篇幅，加之理性概念涉及学科众多，难以一言以概之，所以没有展开论述。

事实上，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们就曾指出，自然的真理“躲藏”在事物之中，“种子”是存在物的始基。感官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理性才是揭示“始基”的可靠工具。近代唯理论哲学家认为，理性是知识的源泉，唯有理性才是可信赖的。18 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将理性概念从认识论引申到社会领域，留下“我思，故我在”的名言，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社会存在的价值

尺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从“批判式理性论”(critical rationalism)出发,一方面把理性看成是认识能力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指出,人的理性能力不像笛卡尔认为的那样无所不能,而是被严格地限定在自在之物的现象界之内。继康德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另一位大师黑格尔运用辩证逻辑方法,对理性的绝对至上性原则作了辩证思考,认为理性是揭示真理的能力,其至上性恰恰被证实于理性内在矛盾的否定性运动。“否定的理性”和“肯定的理性”是这种辩证运动的重要环节,代表了追求真理的理性精神的两个方面(张雄,1999)。

从上述对哲学上理性概念的简短历史考察,可以发现,哲学对理性概念的界说有着很大的歧义,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对理性概念认知的过程和水平,为当今学术界界定和探讨此概念奠定了基础,也带来了难度。当代哲学对理性的理解有了新的语境和实质性进步。如,有人提出应从意识论、认识论和人性论三个层次来理解理性。意识论意义上的“理性”是指受人的目的和意识支配的一切主观心理活动。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是指人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抽象思维能力。人性论意义的“理性”则是指人受抽象思维能力支配的理智的、克制的、自觉的行为方式。也有人从本体论、认识论、伦理观、实用性四个方面来界定理性。本体理性是对世界本原的理性解说,表现为一种理智上令人满足的逻辑体系或伦理上令人接受的观念。认知理性是对人认知能力的确认,认为人天生具有一种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规律的能力。伦理理性把价值作为理性的重要属性,从真、善、美及公平正义角度规定理性之含义,表现为对道德真理的全部占有。实用理性认为理性仅仅是实现目的的工具或手段,服务于实用效果或功利目的,本身并没有价值评价意义(韩东屏,李焱,2018)。

基于对这些论述的抽象和概括,哲学上通常将理性简化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前者偏向于认识和改造世界(包括人类自身)的能力,后者偏向于认识和改造世界(包括人类自身)的态度(程寿庆,2017)。Simon在提出“有限理性”概念时,也兼顾到了理性的上述两个方面的含义,认为人们尚既“不情愿”(态度)又“不能够”(能力)完全理性地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他曾在多种场合谈到过理性(在他心目中即有限理性)的概念,最广为人们接受的是他为《社会科学辞典》撰写的“理性”条目:“广义而言,理性指一种行为方式,它(a)适合实现指定目标,(b)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之内。”在他为McGuire和Radner(1972)所编的《Decision and Organization》一书撰写的“Theories of bounded rationality”一章中,开宗明义指出:“理性是指在给定条件和约束限制范围内对于实现特定目标而言适当的行为方式”,这里的“适当”(appropriate)包含态度和能力双重意义。基于这些文献,结合本文所论述的“有限理性”的语境,我们在“对待现实的理性态度”(愿不愿)和“认识和改造现实的理性能力”(能不能)双重意义上使用“理性”概念。

按照审稿专家的建议，在本版本的“1.2 究竟什么受到了限制？”处，将上述内容适当展开论述了下，以至少厘清本文中所使用的“理性”的科学内涵。再请审稿专家批评指正。

主要参考文献

张雄.(1999).哲学理性概念与经济学理性概念辨析.江淮学刊, 6,81-87.

程寿庆.(2017).理性与信仰的统一：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6(5),75-81.

韩东屏，李焱.(2018)。“理性自利人”其实不理性吗？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5(3),37-43.

Simon.(1972).“Theories of bounded rationality.In McGuire & Radner(eds),Decision and Organization.(pp161-176).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意见 3：全文中“理性”一词的含义似偶有不完全一致之处，建议尽量避免。

回应：是的，这个问题和审稿专家的第一个问题有关。无论在哲学、经济学和心理学文献中，还是现实生活中，“理性”一词的含义确实众口难调，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本文综合了大量文献的理性观点（在文章的“1.2 究竟什么受到了限制？”中做了补充），结合本文所论述的“有限理性”的语境，基本上是在“对待现实的理性态度”（愿不愿）和“认识和改造现实的理性能力”（能不能）双重意义上使用“理性”概念的。但行文的某些地方确有超出此含义之处，现在已经根据审稿专家意见，审读全文，尽量避免。

意见 4：论述现实价值时，尽量聚焦有限理性观的直接应用领域（如经济、管理等），尽量减少拓展至尚无足够研究支撑的政治领域；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的该条意见!鉴于三位审稿专家都从不同角度提到了现实价值问题，考虑到该部分内容并非本文的亮点和重点，且有限理性研究涉及应用领域广泛，仅举出个别领域来阐述不足以全面反映其现实价值，同时也有审稿专家建议适当压缩本文的篇幅，所以新版本删除了该部分内容。相应地，把文章的题目修改为“有限理性的本质辨析与价值之争及其理论意义”，不知可否？

意见 5：理性假设和有限理性假设两者虽有争议，但或与关注事物不同侧面的参照框架有关，两者事实上都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建议适当关注两者的关联性、发展性和各自贡献，适当说明个体或群体理性的可变性，审慎适度论述两者差异性甚至对立性。

回应： 嗯嗯，在撰写本文时，作者做了长期的准备和深入的思考，完全赞同评审专家的意见，文中也尽量避免偏颇。现已经按照审稿专家意见再次审慎通读全文，在文中的相应地方做了适当修改，请再审议。

.....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文章读了两遍，觉得是国内心理学界介绍什么是“理性”和“有限理性”这两个重要题目目前最好的文章之一。本人虽然从事决策研究多年，也读过不少关于有限理性的文献，但还是在篇文章中有新的收获。作者们对领域的深厚了解和良好的写作能力值得赞赏！话虽如此，文章也并非完美，下面是本人认为可以改进的几个方面。

回应： 谢谢您对拙文的肯定和赞赏！您的宝贵意见将帮助作者更好理解相关问题和修改本文。

意见 2： 文章篇幅有些过长，应考虑适度删减。与学报大多文章不同，本文涉及了很多经济学和哲学研究中关于理性和有限理性的思考和讨论，这是文章新颖的地方，但可能也会对学报读者带来一些理解上的问题。本人的建议是：删减少部分经济学的内容和大部分哲学的内容，尤其是有限理性的哲学意义。

回应： 谢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新版本尽量缩减了文章篇幅,如除了按照您和其他专家意见，删除了原文的“3.2 实践价值”部分[具体原因参见关于您的第 4)个问题中 d)问题的回应]外，也删除了“4 结语”中的部分内容，同时也调整了有些内容的位置，如把原本放在“0 有限理性理论的学术和历史背景”最后一段的内容提到文章开头，概述心理学中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贡献，以突出文章的心理色彩。鉴于本文有在心理学有限理性研究基础上，适度将相关发现加以理论概括和提升，以增强其学科和学术影响力的目的（参见本回应开头对文章缘起和初衷的交代和说明），所以对相关的哲学、历史和经济学背景有所涉及。新版本中按照您的建议，适度削减了相关内容，但由于有审稿专家希望澄清下“理性”的科学涵义，在“1.2 究竟什么受到了限制？”相应部分增加了一点哲学关于理性的论述。按照您的意见，删除了“3.1 理论意义”中的哲学意义部分，而置换为您的下一个问题所建议的其对心理学发展的意义。

意见 3： 有限理性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对心理学，尤其是决策领域，的研究也有方法学上的诸多现实贡献，包括 Tversky 和 Kahneman 的预期理论极大推动了用数学模型表达和

理解认知过程的研究思路；Gigerenzer 的 ABC group 应用计算机模拟和现实世界数据来对比不同模型的预测成绩，促进了计算机和统计科学与心理学研究的融合；而有限理性研究中的描述性模型和采用的实验方法又导致了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和行为法学等交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加深了这些社会科学领域“以人为本”的研究本质。基于篇幅考虑，不建议对这些贡献过多阐述，但最好能有提及。

回应：您的这条建议非常专业！确实的，讨论有限理性研究的意义，首当其冲的是其对心理学发展的意义，包括其对心理学理论、方法论和方法及知识体系的贡献等。结合您的上一条修改意见，新版本中删除了“3.1 理论意义”中的哲学意义部分，而置换为其对心理学发展的意义，主要从有限理性研究对心理学研究范式及理论体系的贡献、对心理学方法论和方法的贡献及其对心理学思想和知识宝库的贡献几个方面加以阐述，其中其方法论和方法的贡献主要参照了您提供的线索和内容。非常感谢！

意见 4：在写作上，建议增加一些具体的例子让读者阅读时更有代入感。例如，在讨论“理性战争”时（p.17），可以考虑用“琳达问题”展示两派之争；在介绍经济学对理性的假设时，用一些例子说明效用最大化的不现实、甚至不理性。总体说来，学报很多读者可能对决策和有限理性研究是陌生的，增加这些读者对阅读本文的兴趣很重要。

回应：审稿专家的这条建议也非常棒！在文中增加一些相关研究素材和例子确实有助于增加读者的代入感或卷入度，特别是对于不太熟悉该研究领域的读者来说。按照您的建议，在新版本的“1.1 西蒙有限理性概念的原始涵义”部分，介绍完三种经典的理性模型后，以三种模型中最容易理解却又最具有代表性的预期效用模型为例，举例说明即便在如此简单的问题上，人们也无法做到预期效用最大化。在新版本“2.2 有限理性研究者内部之争论”部分介绍“理性战争”时，在相应地方增加了围绕“琳达问题”、“亚洲疾病问题”和“工程师-律师问题”双方分歧的介绍。为避免重复，相应地删除了“1.4.3 动态发展观”中关于“亚洲疾病问题”和“工程师-律师问题”的介绍。请您再审阅。

意见 5：有一些细节问题：a) “吉戈伦尔,托德和 ABC 研究组,1999”和“Gigerenzer, Todd, and the ABC Research Group,1999”是一个文献，应该让读者知晓；b) Gigerenzer 名字的翻译有两个，也应该注明；c) 第 9 页到 10 页对有限理性本质的总结很重要，但总结中用了很多加括弧的注释，建议修改；d)“现实价值”部分的有些观点与心理学的关系不强，建议删除。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细心和专业! a)、b) 两个问题已经用脚注的形式加以说明。c) 问题删除了括号内的注释, 这样更有利于保持行文的流畅性。关于问题 d), 鉴于三位审稿专家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现实价值问题, 考虑到该部分内容并非本文的亮点和重点, 且有限理性研究涉及应用领域广泛, 仅举出个别领域来阐述不足以全面反映其现实价值, 同时也为了适当压缩本文的篇幅, 所以新版本删除了该部分内容。相应地, 把文章的题目修改为“有限理性的本质辨析与价值之争及其理论意义”, 不知可否?

.....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 本文从心理学、经济学、哲学等多学科视角, 对有限理性的本质与学术争论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行文流畅、见解深刻, 体现了较为深厚的理论功底与广阔的学术视野。读罢该文受益颇深, 有如下几点思考与作者商榷。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对拙文的肯定! 您的问题和建议促使作者进一步深思文章的内容和意义, 十分有利于完善本文。

意见 2: 首先, 作者是否可加强心理学方面的讨论? 《心理学报》是心理学领域的专业期刊, 发表的论文应对心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国内外心理学家针对“有限理性”已开展了大量研究(既包括理论构建也包括实证考察)。本文是在解决该领域的什么重大问题? 本文为解决该问题贡献了什么理论框架、研究方法或新颖的视角? 本文对接下来的研究有什么指导或设想? 目前作者更多是从哲学等层面来讨论理论意义, 针对心理学的讨论显得薄弱。国外心理学专业期刊如 Psychological Bulletin、Psychological Review 等近年来也发表过不少与“有限理性”有关的理论文章, 也许作者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思路(比如: Kruglanski & Gigerenzer, 2011; Shah & Oppenheimer, 2008)。如果作者本意就是要超越心理学的藩篱, 那么《中国社会科学》等综合性期刊或许更适合刊发本文?

回应:首先,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犀利的评论和推荐的宝贵文献, 有助于促使作者对文章的意义和价值做更深入的思考。下面按照该问题中包含的几层含义, 尝试分几个方面做点回应, 请审稿专家再予以指导。

关于作者是否可加强心理学方面的讨论? 问题, 按照审稿专家的意见, 为加强或突出文章的心理学意义, 对文章做了以下大幅度的修改:

- (1) 在文章开头, 把原本放在“0 有限理性理论的学术和历史背景”最后一段的内容提

上来,简短介绍心理学中有限理性研究的概况及存在问题,作为开篇,为后面的各部分内容做好铺垫。

(2) 结合上下文,将文章的“2.3 哲学层面的思考”修改为“超越狭义之争,回归满意度”,分别从跨学科的角度对相关争议做出评论,并结合西蒙的满意度原则及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加以分析。

(3) 结合另一位评审专家的建议,将现文“3 理论意义”中的“其次,从哲学的角度看”修改为“从心理学发展的角度看”,主要从有限理性研究对心理学研究范式及理论体系的贡献、对心理学方法论和方法的贡献及其对心理学思想和知识宝库的贡献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4) 按照您的第三条意见和其他审稿专家的建议,删除了原文的“3.2 现实价值”部分,具体原因参见对您第三个问题的回应。

关于文章对心理学研究具有什么重要启示意义问题,作者不敢妄称本文解决了该领域研究的什么重大问题,也不敢妄称贡献了什么理论框架。如果说在国内外琳琅满目的相关文献中,本文的特色和贡献的话,我想概括为以下几点:

(1) 有助于拓宽心理学研究者的视野,更加全面和深入地理解心理学中有限理性研究的来龙去脉及其深远的历史和理论意义。确如审稿专家所言,本文确有心理学研究者努力站在心理学之外反思心理学的意味,试图将迄今为止心理学关于有限理性问题的研究及成果置于人类理性观演变的哲学和历史背景上重新审视和思考,加以理论概括和总结,以期挖掘其更加深远而广泛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参见本回应开头对本文缘起和初衷的交代和说明)。

(2) 有助于厘清目前心理学中关于有限理性的本质、有限理性的价值等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澄清心理学界(乃至经济学等其他学科)和现实生活中容易误解和混淆的观念,把握心理学中有限理性革命的本质。撰写该文时,作者参阅和钻研了心理学中大量相关文献,包括顶级刊物上的理论综述文献,也曾翻译过该领域几部颇具影响力的前沿学术著作,发现绝大多数文献都在心理学领域内就事论事,虽然累积了大量素材,产生了丰硕成果,但在究竟什么是有限理性、有限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等重要问题上,仍然见仁见智,未能充分揭示或挖掘这场有限理性革命深远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如,在一篇题为“bounded rationality”的长达 29 页的理论综述文献(Grüne-Yanoff, 2007)中,作者总结了有限理性这个术语在行为和社会科学中的不同用法、相关发现和现象是如何产生和被整合到相关模型中的、有哪些理论被用来解释有限理性,并将各种有限理性理论与规范的理性理论和模型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其存在的方法论问题。然而,至始至终都停留于文献的罗列和解析,并未给有限理性研究应

有的历史和学术地位。这使作者意识到，如不能跳出心理学来理解和看待有限理性和有限理性革命，可能无法洞悉和把握其真谛和深远的跨学科的理论 and 学术价值。

(3) 有助于心理学基础理论和研究成果走出心理学的象牙之塔，向其他研究领域辐射和推广，产生更大的影响。有限理性问题绕不开哲学、历史和经济学的渊源和背景。

Simon(1955,1956,1957)提出有限理性概念时，也曾追溯理性概念的哲学和经济学渊源，Gigerenzer 等(1999)更是将当今的有限理性研究视为堪与文艺复兴的概率革命相媲美的有限理性革命，注意到了这场革命的普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在此种意义上探讨有限理性问题，对于该理论走出心理学，产生更广泛的学科和学术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心理学报》是国内心理学顶级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该文属于决策和有限理性领域理论评述性的拔高性论文，除了适合该领域及相关领域专业人士阅读外，或许也能够激发对该领域较为陌生的读者进一步阅读相关研究案例和素材的兴趣。

主要参考文献

Gigerenzer, G., Todd, P. M., & ABC Group. (1999). *Simple Heuristics that make us sm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üne-Yanoff. (2007). Bounded Rationality. *Philosophy Compass*, 3(2), 534–563.

Simon, H. A. (1955).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9(1), 99–118.

Simon, H. A. (1956).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Environ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63, 129–38.

Simon, H. A. (1957). *Models of Man*. New York, NY: John Wiley and Sons.

关于讨论理论意义时，针对心理学的讨论显得薄弱的问题，作者已经接受和按照审稿专家的建议，削弱了对哲学意义的讨论，增加了对心理学意义的讨论，具体参见上面对“作者是否可加强心理学方面的讨论？”问题的回应。

意见 3: 其次，作者是否可加强对“社会理性”的讨论？本文目前主要从“数理理性”（“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数理和统计分析”， p. 6）的角度来辨析无限 vs. 有限理性。但心理学在相关领域的贡献还体现在对“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假设的挑战，亦即揭示“理性”的社会和文化属性——特别是人类的合作性（比如：Gintis, 2000; Henrich et al., 2001）。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心理学的贡献也越来越大，本文或许应给予更多介绍（目前的版本仅稍有涉及）。

回应: 非常、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这条建议！它启发我意识到，从一开始，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就不仅仅是针对无限“数理理性”（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数理和统计分析）而言的，还针对此种无限“数理理性”所服务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假设，因为这种无限“数理

理性”本身就是作为经济人的“数理理性”！毋宁说，西蒙最初的“有限理性”假设是针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提出来的，而且在随后的发展中，已经被他自己和众多的研究者作为一种关于人类理性的一般假设延伸推广到了经济学之外的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

审稿专家关于心理学相关领域的贡献还体现在对“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假设的挑战，亦即揭示“理性”的社会和文化属性——特别是人类的合作性的陈述也颇有见地，心理学对“理性”的社会和文化属性（不妨称其为“社会理性”）的揭示不仅挑战了无限“数理理性”本身的合理性，而且挑战了无限“数理理性”所服务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假设的真实性，因此“社会理性”既可以视为有限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视为有限理性的前提条件之一。正像评审专家指出的一样，除了经济学外，Simon(1980,1995,1997)的许多论文和著作也都涉及到了有限理性在管理、政治、教育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问题，即涉及到了“理性”的社会和文化属性。Gigerenzer 及其带领的 ABC 团队对该领域的一个重要推进就在于把原来侧重于经济理性的有限理性研究拉伸到了更广阔的适应性行为领域，包括食物选择、配偶选择、意图推断、数量估计等对人类适应自然和社会至关重要的非经济领域，特别是他们提出了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和社会理性（social rationality）概念，用有限理性观点和发现揭示文化、社会规范、社会交换、欺骗觉察等领域的行为规律，大大扩充了有限理性研究触及的范围，促进了有限理性研究的发展，更加突出了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Gigerenzer,1999,2000,2001)。目前，也有不少文献关注有限理性对人类合作行为的影响，甚至有人提出了“有限理性合作观”（刘永芳,王修欣,2019）。

因此，目前文章“1.1 西蒙有限理性概念的原始涵义”部分的论述是不全面或不准确的，也与后文“1.2 究竟什么受到了限制”部分有不一致之处，可能对读者有误导作用，已经按照审稿专家的宝贵提醒和建议，做了修改。此外，在文章的“1.3.2 非认知心理因素的干扰”、“2.1 有限理性研究者与传统经济学的分歧”及“2.2 有限理性研究者内部之争论”部分也根据上下文关系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社会理性内容的陈述。

主要参考文献

- Gigerenzer, G., Todd, P. M., & ABC Group.(1999).*Simple Heuristics that make us sm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gerenzer, G.(2000).*Adaptive thinking: Rationality in th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gerenzer & Selten. (2001). *Bounded rationality: The adaptive toolbox*.MIT Press.
- Simon, H. A.(1980).The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cience,209(4452), 72-78.
- Simon, H. A.(1995).Rationality in Political Behavior. *Political Psychology*, 16(1), 45-61.
- Simon, H. A.(1997).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刘永芳, 王修欣.(2019).有限理性合作观: 破解人类合作之谜.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6,60-71.

意见 4: 最后, 作者就“有限理性”现实价值的讨论 (pp. 23-26) 是否有些离题了? 就本文来看, “有限理性”是指在主客观条件约束下人类偏离“最优”(无限理性)模式的决策方式, 并且这种方式往往具有适应价值。在这种意义上, 我不太理解作者在讨论中所提出的诸如“在评价自己和他人及处理二者的关系问题上, 有限理性意味着不能唯我独尊、妄自尊大, 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无所担当、随波逐流……” (p. 23)、“在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及政策制定问题上, 有限理性观有助于我们总结过去, 立足现在, 面向未来” (p. 24) 等观点与“有限理性”“有什么关系?”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的该条意见!鉴于三位审稿专家都从不同角度提到了现实价值问题, 考虑到该部分内容并非本文的亮点和重点, 且有限理性研究确实涉及应用领域广泛, 仅举出个别领域来阐述不足以全面反映其现实价值, 同时也有审稿专家建议适当压缩本文的篇幅, 所以新版本删除了该部分内容。相应地, 把文章的题目修改为“有限理性的本质辨析与价值之争及其理论意义”, 不知可否?

参考文献

- Gintis, H. (2000). Beyond Homo economicus: Evidence from experimental economic-s. *Ecological Economics*, 35(3), 311-322.
- Henrich, J., Albers, W., Boyd, R., Gigerenzer, G., McCabe, K. A., Ockenfels, A., & Young, H. P. (2001). What i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bounded rationality? In G. Gigerenzer, & R. Selten. (Eds.), *Bounded rationality: The adaptive toolbox* (pp. 343-359). MIT Press.
- Shah, A. K., & Oppenheimer, D. M. (2008). Heuristics made easy: An effort-reduction framewor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2), 207-222.

意见 5: Kruglanski, A. W., & Gigerenzer, G. (2011). Intuitive and deliberate judgments are based on common principles. *Psychological Review* 118(1), 97-109.

回应:非常感谢您所推荐的宝贵文献, 已经阅读, 并尽量引用和吸收进论文的新版本中。

第二轮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感谢作者对我（及其他审稿人）的意见细致的回复和对文章仔细的修改。我对这些回复和修改比较满意，觉得这个版本的文章质量很好，没有大问题。下面是几个小建议：

回应:感谢您对一审修改工作及本版本的肯定，作者从中得到了极大的鼓励。

意见 2:文章开头第一段篇幅过长，建议至少分解为 3-4 小段。这可能是作者的写作习惯，但本人认为长段落涵盖内容过多，不适于读者的理解，作者应该考虑读者的“有限理性”和“有限耐心”，适当对内容进行分割。同样的问题（即段落过长）在文章其他部分也存在，也建议适当更改。

回应:确有作者写作习惯的问题，现已经按照您的建议把文章开头第一段分解成三段，其他方便分段的地方也尽可能分段。

意见 3:不知道是不是排版的原因，文中很多英文单词间没有空格，对阅读带来挑战，建议检查、修改。

回应:有可能是 word 版本的原因，现已经在本版本上检查修改。

意见 4:22 页末，“熊市时 92%”应为“牛市”。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指出此笔误，已经修改。

意见 5:虽然作者已经尽力删减了很多内容，但由于又新增了不少内容，使得文章现在还是比较长。建议进一步删减字数，在读者注意力普遍退减的今天，提高文章的可读性。

回应:是的，上次删除的篇幅和按照修改意见增加的篇幅几乎差不多。现已经通读全文尽可能删除非必要的文字。

.....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非常感谢作者所做的大量修改，文章增色不少！现仅有如下两点建议/评论。

回应: 感谢您对作者修改工作及本版本的肯定，极大地鼓励了作者。

意见 2:第 22 页“熊市时 80%的人反而选择了 A，熊市时 92%的人反而选择了 B”似乎存在笔误。第二个“熊市”应为“牛市”？

回应:感谢您指出该处的低级错误，现已经做了修改。

意见 3:第 27 页作者写道:“‘理性’的社会和文化属性既是有限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有限理性的重要前提。很显然,这些干扰主要削弱了作为态度的理性,并经由态度限制了理性能力的发挥。”看起来是说社会或文化性的“理性”削弱了“态度理性”?考虑到作者将“态度理性”解释为“对人、对物、对事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冷静客观(与主观臆断、感情用事、随意行动相对)等特质,主要涉及人们愿不愿意做到‘理性’的问题”(第 25 页),我难以认同“理性”的社会和文化属性是理性态度的反面。大量研究指出人类的“社会理性”(比如第三方惩罚、背叛厌恶等)能够促进公共利益、维系社会合作,怎么就跟“主观臆断、感情用事、随意行动”联系上了?正如我在上一轮审稿中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理性”反映的是一种不同于“经济理性”的“理性”评判标准。这种标准的本质是什么?针对“理性”的社会和文化属性的心理学研究对传统“理性”研究的革命性贡献是什么?我仍然感到作者在这方面挖掘不够。

回应:审稿专家的这条意见或评论很深刻,让我进一步深思相关问题,谢谢您!下面结合本段评论中的两个主要问题做点解释,并在文中做了些修改,以尽可能避免误解和澄清相关问题。

首先,关于我难以认同“理性”的社会和文化属性是理性态度的反面问题,作者非常赞同审稿专家的观点。如同有限理性不是理性的对立面一样,“理性”的社会和文化属性也不是理性态度的对立面。按照本文关于“有限理性”一词双重含义的辨析,人是理性的,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同样地,“理性”的社会和文化属性也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也是有限的。具体到本文将“态度理性”解释为“对人、对物、对事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冷静客观(与主观臆断、感情用事、随意行动相对)等特质,主要涉及人们愿不愿意做到‘理性’的问题”(第 25 页)的语境,社会或文化性的“理性”会使人保持“对人、对物、对事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冷静客观”的态度,但其使人做到这一点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因此,相对于绝对的(理想化的)理性态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冷静客观”的态度)而言,说“这些干扰主要削弱了作为态度的理性”,似乎是可以的,实际上是说理性的社会和文化属性使人无法做到绝对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冷静客观”,但并非是说它会使人滑向另一个极端,即“主观臆断、感情用事、随意行动”。至于某一个人、某一个组织或群体的社会和文化属性会偏向于理性态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冷静客观”)和非理性态度(“主观臆断、感情用事、随意行动”)的哪一端,当视其社会和文化属性的特点而论。如,现实世界中,有的人、有的组织或群体的社会和文化属性可能偏向于相对理性的一端,有的却偏向于相对非理性的一端。这和本文关于理性的“量化观”是一致的。第三方惩罚、背叛厌恶等“社会理性”确实可能

促进公共利益、维系社会合作，但沽名钓誉、群体盲思、群体极化以及不适当的社会比较等社会和文化属性又可能阻碍社会合作和公共利益。

鉴于“很显然，这些干扰主要削弱了作为态度的理性，并经由态度限制了理性能力的发挥。”这一句是针对“1.3.2 非认知心理因素的干扰”中所说的“情绪、动机、社会心理等主观因素”而言的，而不是专门针对“社会和文化属性”而言的，为了保持文章上下文的连贯性，新版本没有删除这句话，而是考虑上下文关系对这句话做了点修改。同时，鉴于“‘理性’的社会和文化属性既是有限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有限理性的重要前提。”这句话有些含义不明，放在这里也有些突兀，因此新版本将其删除了。

其次，关于“社会理性”反映的是一种不同于“经济理性”的“理性”评判标准。这种标准的本质是什么？针对“理性”的社会和文化属性的心理学研究对传统“理性”研究的革命性贡献是什么？我仍然感到作者在这方面挖掘不够的问题，现文确实挖掘的还不够。不妨用图1将目前作者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加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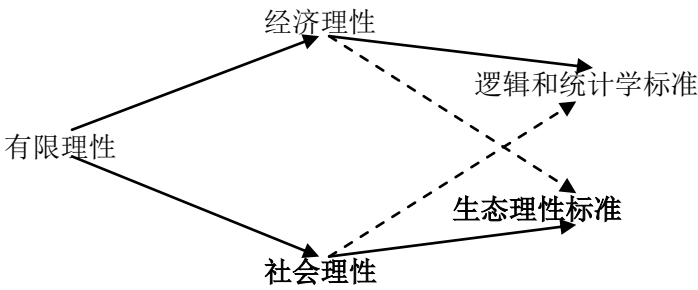


图 1 有限理性研究概览

早期关于有限理性问题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图1的上半部分，发现人们的经济理性常常偏离传统的逻辑和统计学标准。如本文所述，有人认为这是偏差或谬误，有人认为这是具有满意性或适应性功能的。由于二者依据的判定理性的标准不同，所以争执不下。后来研究者们将有限理性研究延伸到了社会领域（在这方面Gigerenzer团队功不可没，虽然早已有研究涉及社会理性问题），发现对于非经济的社会行为来说，人的理性更不适合用逻辑和统计标准来判定，于是明确提出了“社会理性”的概念和“生态理性”的标准（图1标粗的下半部分是Gigerenzer团队对该领域的重要推进）。大体而言，社会理性“更多地”反映的是一种不同于“经济理性”的“逻辑和统计学标准”的“生态理性标准”，这种标准的本质在于更加凸显理性的现实的或实践的价值或合理性，说白了就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非“真理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说经济理性偏重于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理性，因而更多地具有工具理性特点的话，那么社会理性则偏重于作为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态度的理性，因而更

多地具有价值理性的特点。

然而，也只能说“偏重于”或“更多地”，因为经济理性同样可以用生态理性标准来判断，而社会理性也同样可以用逻辑和概率标准来判断。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本文“2 有限理性的价值之争”部分关于究竟该用什么标准来判断理性的争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针对“理性”的社会和文化属性的心理学研究对传统“理性”研究的革命性贡献在于扩大了理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发展出有限理性研究的另一条路径（图1下半部分），将原本局限在经济理性意义上的有限理性研究延伸到了社会、文化、道德等领域，进而也派生出了判断理性的新标准，因而整体上推进和深化了有限理性革命。

我本想将上述内容及图 1 放进新版本的正文中，但另一位审稿专家指出本文篇幅有点长，更为重要的是此处过于突出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本段的逻辑或整篇文章的主题和结构。所以，只是结合审稿专家的意见，作为该段主要内容的一个补充，另起一段对原稿“Gigerenzer 及其带领的 ABC 团队对该领域的一个重要推进……”那一段做了些修改，以尽量反映审稿专家的意见，同时不失该部分的主要意思。或许以后有机会就该问题向审稿专家专门求教，或另文专论。

编委意见：我浏览了诸位审稿人的意见，能够看出作者对这一课题有着长久和深入的思考，在审稿人的建议下稿件质量得到大幅提高，建议发表。

主编意见：同意编委与审稿人的意见，高质量文章，建议优先发表